

全訊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無家者

2024年9月 第五期通訊

目錄

編語	P.3
----	-----

專題文章

他們只需要一個睡覺的地方 —— 專訪陳紹銘教授	羅佩珊（本會執行秘書） P.4-8
如果要說無家者經歷著什麼，我會說是孤獨	賀卓軒（同路舍項目經理） P.9-11
與無家者成為朋友 —— 聖母聖衣堂的愛德服務	李穎妍（本會幹事） P.12-13

社會內外

他山之石！淺談其他國家或地方支援無家者措施	楊健濱（本會幹事） P.14-16
-----------------------	-------------------

人權視野

和平的期望 和諧的契機	孔令瑜（本會幹事） P.17-19
-------------	-------------------

生態關懷

堂區環保組訪談：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與聖文德堂	陳嘉琳（本會幹事） P.20-21
------------------------	-------------------

關社禱文	P.22
------	------

編語

香港雖為國際大都會，但貧富懸殊嚴重，以街頭為家的露宿人數近年不斷上升。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陳紹銘曾進行全港最大型的無家者人口普查活動，今期《全訊》請來陳教授與我們分享香港無家者的狀況、露宿原因，以及如何透過政策改善無家者的處境。

無家往往伴隨著社會隔離，與其他人明明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卻像身處不同的世界，甚至有機會面對社會排斥。前線社工賀卓軒透過一位無家者的真實故事，揭露無家者共同面對的困境——孤獨。

聖母聖衣堂自2020年起，每週組織教友前往全港多個地區，探訪無家者。義工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派發物資，而是聆聽、了解無家者的內心，讓他們感覺到自己並不孤單。這份關係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來，而是透過持續、每星期無間斷的探訪，讓無家者慢慢對他們敞開心扉。

這些分享讓我們感受到，無家者並不是有待解決的社會議題，他們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我們的兄弟姐妹。願我們能夠踏出一步，在街上跟這些弟兄姊妹相遇，送上我們的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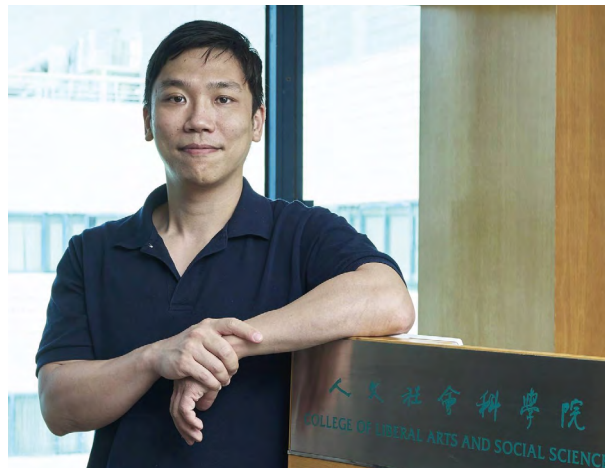
他們只需要一個睡覺的地方 ——專訪陳紹銘教授



羅佩珊（本會執行秘書）

陳紹銘教授大學時期修讀社工系，畢業後隨即投身社區工作，主要服務籠屋、板間房的街坊。為了切身處地感受基層的苦況，曾租住深水埗30平方尺的板間房，親身體驗及了解貧窮人的生活。

「中學的時候，我一直有返教會，教會影響著我去做一些服侍及關心弱勢社群。讀大學的時



候，我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不同弱勢群體。那時在黃洪教授帶領下，每年都會去探訪弱勢社群，就是這樣慢慢地認識多了，其後我在社區組織協會工作，主力服務居於板間房的居民，期間也服務無家者，所以對他們的情況有所了解。這些都刺激我去關心弱勢社群及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教會的薰陶下，在學及工作期間，陳教授分別在2015年以義工身份參與無家者統計的實地調查。2020年香港受新冠疫情影響，經濟活動受挫，就業不足及失業情況嚴重，疫情持續兩年，無家者人數不斷增加。中文大學黃洪教授與時任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社會工作）的陳教授，聯同六間服務無家者的非政府組織再次進行《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2021》，希望藉研究數據了解無家者的露宿原因、經濟及精神健康等情況，以推動政府改善無家者的服務及政策。

根據《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2021》在360個地點，包括街頭、賓館及臨時宿舍的調查發

現，同年7月9日有1,532名無家者，大部份為男性，以中老年為主，年齡中位數為58歲，教育程度較低，就業能力較弱，逾半為失業人士，從前多從事清潔或保安等基層工種。受訪者的平均露宿年期約3.8年，而近四成表示非首次露宿，反映他們未能徹底脫離露宿生活。約一半受訪者有領取綜援，四分一有工作收入，其餘靠積蓄、拾荒、朋友或志願團體的幫助維持生計。分別逾半的受訪者表示因缺乏金錢而擔心沒有足夠食物及無法獲得正餐飲食。

陳教授解釋，無家者露宿原因眾多，可能是一些個人因素，例如不良嗜好、吸毒賭博等，但住屋及經濟問題是主要的露宿原因，最常見的是因短期或長期失業，收入偏低，無法支付住屋租金或找到可承擔租金的居所。此外，部份是家庭原因，例如跟家人吵架或是未能妥善處理婚姻關係。陳教授認為家庭問題是比較複雜的情況，同時亦最值得關注，若家庭關係能處理得宜或能處理好過去的婚姻的關係，這都有助無家者走出陰霾，重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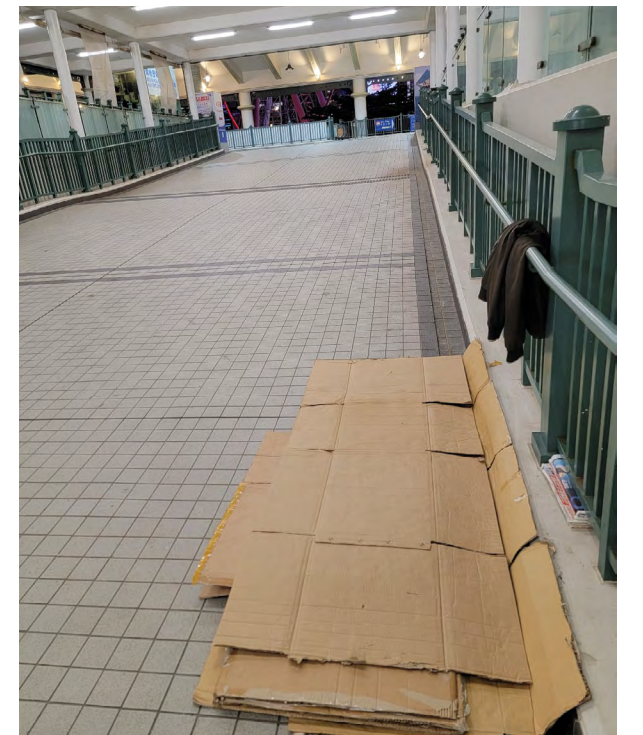
無家者越來越多的同時，《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2021》發現，近年女性無家者數字有上升趨勢，女性無家者的比例增至16%。有關結果與社署的露宿者電腦資料系統呈報的結果吻合。陳教授指出，女性露宿街頭較男性面對較大的精神困擾，主要是女性要面對較高的露宿風險，包括個人安全、私隱及性騷擾等問題。由於女性無家者屬少數，她們常感到孤立，不像男性無家者般聚集一群，形成支援網絡。陳教授建議，政府應提供更多女性無家者宿位，並作出適切的支援。陳教授亦注意到非華裔無家者的情況，指出他們一般自成一角，聚族而居。陳教授提醒社福機構及團體在提供服務時，要注意文化敏感度，也要留意在服務資訊上他們的語言需要。

陳教授認為不少無家者曾經歷人生跌宕起伏，普遍「跌」了下來難以短時間重新振作，這可從2021年無家者統計調查發現，無家者曾多次露宿或屬長期露宿的結果反映出來。他說：「個人的心靈層面的建設挺重要的，有些人曾經歷財政困難，生意失敗，『跌倒後未能起身』；又或有不良嗜好，一次又一次戒毒戒賭，但都不成功。這



些朋友頗需要心靈上關顧，社會可以提供一些針對性的服務幫助他們，這正是社福及教會團體最強的地方，他們可以做一些心靈的建設及長期的關顧工作。」

陳教授分享一次服務無家者的前線經驗。「我預備好一些戒毒服務資料，也想好了見到服務對象時要說的話，準備作服務簡介，那位朋友卻跟我說已經吸毒了十幾三十年了，人生起起跌跌……」陳教授頓時覺得，要無家者這麼短時間「站」起來很不容易，有感那種跌宕起伏他自己也未曾經歷過，所以他很欣賞一些前線同工及教會機構可以長期陪伴及持續服務他們，並為他們提供深入的輔導工作。



過去，陳教授也曾帶領同學到社區探訪，他表示同學事後的分享大多是說他們曾吸毒、沉迷賭博等。陳教授覺得，值得再問的是「這是否代表我們對他們的理解就完結了？」他說，社會經常有一種論述，就是因為無家者有不良嗜好，是一種病態，所以他們要為此負上責任，而對他們的理解也就此劃上句號。但很多時候人生的問題不是這樣的，他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上癮，可能是沉迷上網等。面對這些問題，不是他們說完，或我們問了問題就完結，反倒來說，他們需要更多時間重新站起來。

他說，雖然我們未能一時三刻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解除毒癮及回復心靈健康，但對無家者的那份扶持是很重要的，也十分值得欣賞。他認為無論是家庭、經濟因素或失業，又或是不良嗜好，不是一個Snapshot（快拍），或者一劑藥就可以處理。他們各自有一個很長的人生故事，並不是一次的探訪就可以處理。我們要預期有些個案的進度會有起伏。即使無家者能成功住進了臨時宿舍或「上樓」（公共房屋），也不代表他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他們仍需要持續的支援服務及長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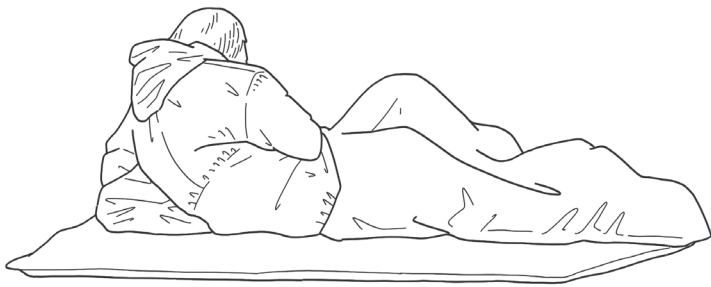
跟進。因為他們可能會再次跌倒，部份仍然面對經濟及家庭問題，所以政府需要對無家者提供持續的支援，務實的方法是要增加外展隊資源及服務的資助名額。

社署自2004年起資助非政府機構在全港營辦三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簡稱「服務隊」），進行日間及深宵外展探訪，為露宿者提供輔導、服務轉介、申請經濟支援等。2021年起社署優化對露宿者的福利支援措施，包括為三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新增一名精神科護士及一輛外展用車，並增加6名男性露宿者短期宿舍名額，使受資助宿位由222個增加至228個。可是，相對無家者人數增幅，服務資源及宿位增加的速度顯然相當緩慢。

陳教授指出，「無家者的數目在過去十年已上升超過一倍，由以往的幾百人升至現在1400至1500人，但服務資源並沒有倍增。單靠全港三隊的外展服務隊照顧全港無家者的需要是十分有限的，尤其面對一些長期且複雜的精神健康個案。雖然政府自2021年起為每隊外展服務隊增加一名社康護士，但一名社康護士怎能照顧一區幾百名無家者的精神健康需要呢？」

根據《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2021》，分別超過四成受訪者，在過去兩星期，有幾天至近乎每天都「不想做任何事」及「情緒低落、抑鬱或絕望」，有近三成的抑鬱量表總分超過3分，反映整體抑鬱情況偏高。

現時社署資助的無家者短期宿位共228個，最長入住期一般為六個月，社工可因應個別個案的需要延長宿期。根據政府資料，2022至2023年度資助宿舍的平均入住率僅為62%。



陳教授指出，短期宿舍的數目遠低於無家者人數的增長，建議政府增加過渡宿舍的名額，以及延長宿舍的居住期限至兩年，讓他們經濟及就業上有更長的過渡時間。就宿舍的入住率，陳教授解釋：「部份無家者或不善與人相處，希望留在熟悉的社區，所以不欲入住宿舍。另外，有時候短期宿舍的居住環境比較擠迫，缺乏私隱，衛生環境較差，有些甚至有蟲患，情況可能比露宿街頭更惡劣。」因此他建議政府改善宿舍的環境，鼓勵更多無家者入住。

雖然政府一直資助非政府機構為無家者提供臨時宿舍及相關支援服務，不過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政府只有無家者服務，卻沒有無家者政策。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無家者政策呢？

陳教授認為，政策可以有不同的層次。他舉例，香港的青年政策或老人政策未必有一個具體的目標，但會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關注這特定的群體。無家者友善政策也應包括住屋、社康及外展探訪等一系列有系統的直接服務，同時也要包括公眾教育，讓大眾了解無家者的處境及改變大

眾對無家者的態度。所以無家者友善政策是由提高公眾意識到直接援助的有系統服務。現時社會福利署主要負責為露宿者提供資助服務，但政府提供服務的同時，很多時候政府其他部門，如食環署、民政署等，進行聯合掃蕩無家者行動，這給公眾或當事人的印象是：政府一方面支援無家者，但一方面進行掃蕩。整體而言，這不是無家者友善政策。

他說：「好像以前有一些球場，晚上是可以讓無家者露宿的。白天的時候，無家者把家當收拾好，放在球場一旁，只要不防礙他人或沒有霸佔地方，還是不明文容許的。現在卻是驅趕無家者及清拆他們的東西，他們然後又再流動到其他地點，這些過程不斷重複上演。若政府、社會及每個人能包容一點，多一份諒解，無家者就有一個空間，其實他們只需要一個睡覺的地方而已。」

陳教授認為，政府對無家者的態度很重要，視乎政府把這議題當作一個要處理的課題，目的是要幫助他們或是置諸不理。他指出，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態度，前者比較正面，起碼給公眾看到我們是要幫助這群「跌倒」、有需要的朋友重新



站起來。如果我們一方面幫助他們，一方面驅趕他們，給公眾的感覺就不太一致了。陳教授說，政府的確在支援無家者方面比以前做多了，包括增加了社康服務的資源等，但是不足夠的，尤其在驅趕無家者及「清場」方面，還有改善的空間。

作為一個普通人或教友，我們對無家者應抱持什麼態度呢？陳教授認為，理解是很重要的，不要因看見一些表面問題，如露宿、衣衫襤褸等就覺得他們很髒，給他們太快下一個定論。無論吸毒也好、嗜賭也好，他指出只是無家者一些表面問題。「大家要有同理心，給予多點理解，或

者嘗試回顧一下自己或每個人都有『跌倒』的時候，可能是失業、生意失敗，沒有一個人期望別人問為什麼這樣？為什麼失業？為什麼生意失敗？一般人都應該有同理心知道，其實大家都不想變成這樣。大部份人不會說他選擇露宿，相信如果有選擇，他們都不會這樣做。」陳教授說。

陳教授提醒，大家要有耐性，讓他們可以改善、振作起來，尋找工作及安居之所，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在社區層面上，當我們走過隧道、公園或某個角落，看見無家者或一些家當時，或許有一刻「礙眼」的感覺，但其實一般他們不會阻路，所以大家要多一點理解及包容。



如果要說無家者經歷著什麼，我會說是孤獨



作者：賀卓軒（同路舍 項目經理（社區發展））

每當我們嘗試述說城市中的苦難時，無家者這個社群都有機會直觀地進入我們的腦海。現今社會很多人都窮一生的努力，希望置業安居，建立一個自己的家；而無家者最先讓人引起關注的需要，就是他們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流離失所露宿街頭。從「有沒有瓦遮頭」的角度看，無家者的需要看似顯而易見，就是需要一個穩定居所，要解決無家者問題，就是讓他們上樓；但他們所需要，是否真的只是一個瓦遮頭？

但首先，讓我們回到基本，先了解一下無家者的意思。無家（Homelessness）一詞其實在國際上並沒有公認的定義，在不同地區的政策中都有其各自的闡釋。以香港為例，社會福利署現時採用較狹義的露宿者（Street Sleepers），即棲身於街頭或公眾地方，並沒有遮蔽處可作為居所。而無家者（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的概念則相對廣義，根據歐洲無家可歸者國家組織聯

合會所制定的「歐洲無家可歸和房屋排斥分類」，除了露宿街頭的人之外，無家者亦涵蓋居於非常規住所、緊急住所或入住無家者住宿的人，以至滯留在醫療機構或懲教院所的人。有國家更會進一步為無家者建立多層定義，最外層包括居於不適切住屋的人，在香港的語境下，則劏房戶都會被納入無家者的範圍內。

那麼，香港現時有多少位無家者呢？根據社會福利署的露宿者電腦資料系統，截止於2023年3月31日，全港的登記露宿者人數是1441人，十年間增幅達2.4倍。再者，這個數字是有與政府資助露宿者服務接觸的露宿者數字，而未有接觸的則不在此數字之內。可想而知，實際情況必然比官方數字更為嚴重。以筆者本人的服務經驗為例，則有大部分所認識的無家者從來沒有與資助服務接觸，當中包括突然陷入無家的新無家者，以及長年不願意接觸任何社會服務的長期無家者。

以上的定義和數字，看起來像是枯燥乏味的政策討論，但事實上，經歷無家其實只是一個人在整個生命中的其中一個階段，而經歷露宿又可能只是無家生涯中的一個部分，如果我們在對他們身份上的理解太過狹窄，即使可以透過日常的行動關懷他們，但卻無法真真正正地走進他們當中。

當我們討論社會議題的時候，可能會忘記了，其實每個無家者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活生生地生存在無家的困苦當中。那麼，無家者到底面對著一個怎樣的生存處境？從事無家者服務的社工，當面對別人提問無家者出現的原因時，大多都會說一句「無家者陷入無家的成因複雜……」，因為在我們的眼裡，要談論一個人何以陷入無家，真的會陷入一個失語的狀態，不知從何談起。然後我思前想後，覺得如果要歸納出一個無家者共同面對的困境，我會認為是——孤獨。

讓我以一位個案作引子：Samuel（化名）是一位在深水埗大角嘴一帶露宿多年的無家者。他年過七十，患有哮喘病，在無家的生活中長期曝露於污染空氣中，令到他的健康每況愈下。來到同路舍的29社區中心，因為他待人寬厚以及樂於

助人的態度，頗得人心，大家都樂意與他相處。然而，他晚上在街頭是一個人過活的，露宿地點不定，有時在區內的小公園，有時在舊樓的樓梯；日間在中心相處的時間，縱然他總是友善待人，卻從不會提起自己的往事，大家對他既是熟悉，卻又陌生。然後從某一天起，他突然就沒有再到中心了。

直到大概三個月後的一個下午，我突然收到來自警方的電話，說發現Samuel在他的寓所中去世了，相信是哮喘病發失救。警方說需要我到現場辨認他的遺體，我心中納悶，為什麼警方會找我的呢？如果能夠找到我，為什麼不通知他的家人到現場？後來得知，原來警方翻遍他的電話和其他東西，包括詢問過往醫院的記錄，都無法找到他任何親友的聯絡，而他電話最近的通話記錄，已是事發前兩個月與我的通話了。就這樣，作為唯一能夠聯繫而認識他的人，我和機構同事就為Samuel處理身後事，直到火化當日，Samuel在同路舍的同工以及中心其他街友的見證下入土為安，而他的家人我們始終未能聯絡上。

Samuel的人生，沒有像一般社福機構分享的個案，能夠迎來生命的積極改變，反而很赤裸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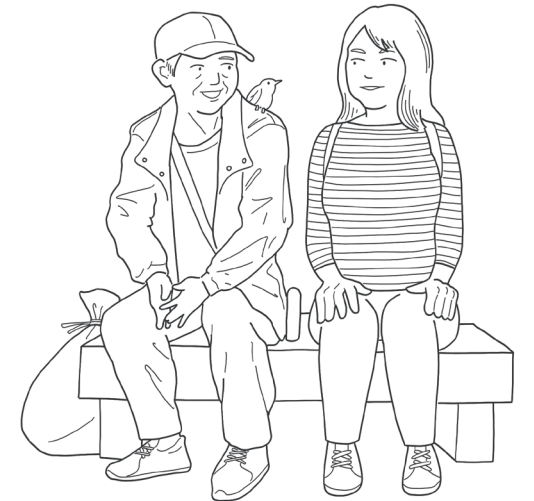
讓我們見證到作為一位無家者，孤獨是怎樣的一回事。

首先，孤獨是一種感覺。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陷於無家，背後必定有一段難以啟齒的經歷。有可能是創傷的，有可能是羞恥的，有可能是憤慨的；這段經歷的外顯結果是無家的狀態，但同時亦會內化到無家者的心坎，形塑著他們的個性，影響著他們的處世。到今日為止，我其實仍然不知，到底是什麼事讓Samuel陷入無家，他的人生到底是如何走過來的，在火化當日，我內心都只是想著，如果我們能夠彼此認識更多，那就好了。

然後，孤獨會很現實地體現在一個人的生活支援當中。無家者社群本身是什麼人都有的，不同社會身份（性別、種族、階級等）的人，都有機會面對無家的困境，而當一個人陷入無家，隨即而來的就要某程度上社會隔離了（socially isolated），與同一個地方的其他人明明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卻身處不一樣的世界。更甚者則有機會面對社會排斥（socially rejected），不單感覺被主流社會隔絕，更因著主流社會與邊緣社群的張力，而感覺被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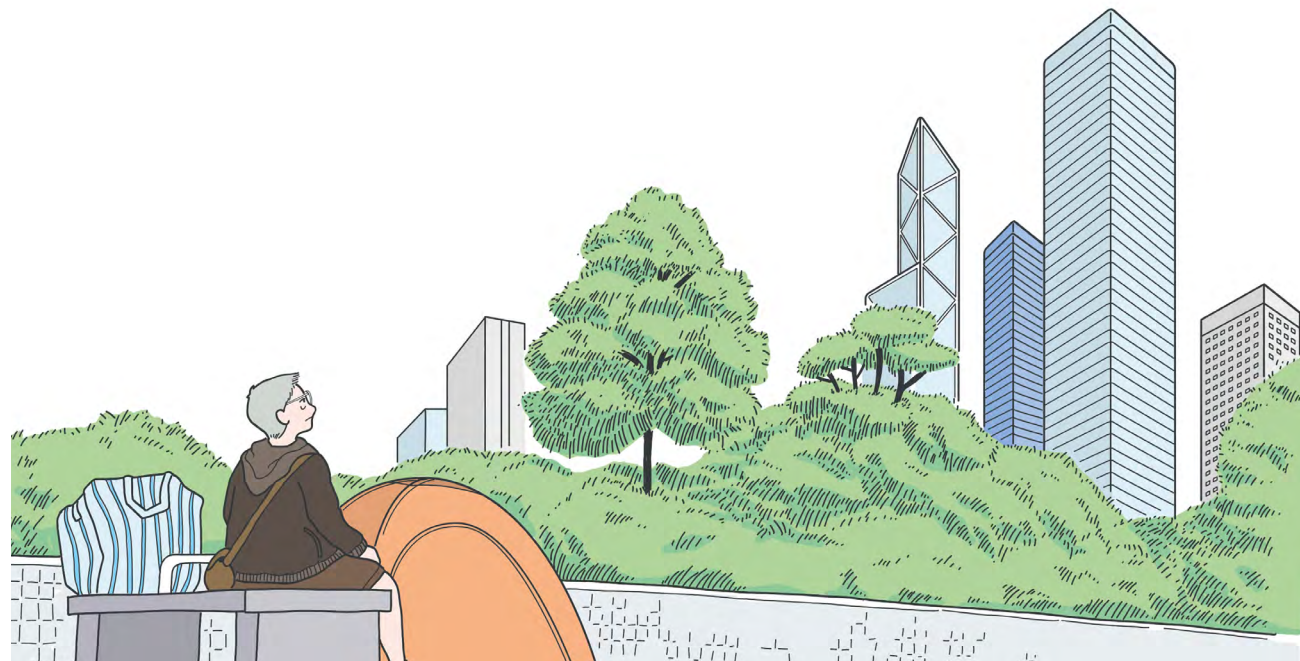
我在接觸無家者的經驗當中，實在遇到太多無家者是完全沒有親友的，遇到緊急事情時，亦沒有可以求助的對象。就像Samuel一樣，離開中心到其他地方定居後，連原本在無家經歷中建立僅有的社區連繫都沒有了，真的陷入一種完全的孤立狀態。他明明居於一個一層20呎的屋邨，卻像在一座孤島生活一樣。

我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能夠讓大眾在想法上作一個小小的改變：當我們在街上遇到無家者時，試著不要簡單地想像他們只是經歷貧窮，只是需要一個瓦遮頭；而去同感一下他們孤獨的處境，然後踏出一步，表示簡單的關懷，讓他們在苦難中仍能與別人連繫，仍能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機構介紹

同路舍（ImpactHK）是一個在2017年成立的慈善機構，致力透過全人發展的社區服務模式，幫助正在經歷無家的人士，使其能在一個安全的家中安頓下來，恢復他們的身心健康，建立其自尊及社會資本，以重燃他們的夢想。同路舍在大角咀橡樹街29號地下設有一間社區中心「29」，全年無休地開放予無家者，讓他們可在日間到中心休息，並為他們提供日常生活支援。更重要的是，這個地方讓無家者與同路人聚在一起，在不同的社區活動中，建立友誼，互相支持。



與無家者成為朋友 ——聖母聖衣堂的愛德服務



李穎妍（本會幹事）

「聖經《雅各伯書》提到，我們只是有信德並不足夠，我們也要有行為。信德較為內在，信德是重要，我們信甚麼呢？耶穌叫我們愛主愛人，所以我們便走出去——一定要有行為——要走出去關心一些需要我們關心的人。無家者這個群體平時較少人關心，他們很想找人傾訴，很想被聆聽，我們便負責聆聽。」聖母聖衣堂義工Pauline說道。該堂自2020年起，每週組織教友前往全港多個地區，探訪無家者和拾荒的老人家、獨居長者、清潔工友，把天主的愛傳到社區，從不間斷，至今已經四年。

這項愛德服務在疫情初期開展，當時口罩十分短缺，聖母聖衣堂剛好有數盒口罩存貨，神父認為有需要轉贈給有需要的人。Pauline憶述，有一天她收到短訊，邀請她當晚到聖堂集合，然後出發前往探訪附近的清潔工。她坦言最初感到很害怕，因為當時大家對疫症了解不多。當她收到訊息時，由於在家工作的關係，已經五天沒有出門。她曾掙扎是否應約，但最後還是回到聖堂。在出發前，神父帶領參與探訪行動的教友一起祈禱，求主賜給他們平安。在祈禱後，Pauline的心

情完全放鬆，內心深深感受到一份平安，便輕易踏出了探訪的第一步。

聖母聖衣堂另一義工Ellis補充，他清楚記得收到神父短訊那天剛好是2月14日情人節，當晚參與探訪的不足十人。他雖然也感到害怕，但其實街上沒有甚麼人，他們走到修頓球場一帶，附近的店舖都關上門，烏煙黑火，很難得才見到一兩個人。他們在街上走了兩小時，都派不完兩盒口罩，只有機會與守在球場的管理員隔著鐵絲網傾談。

由上述可見，這項愛德服務不是一開始便很成功，過程中有起有跌。Ellis指，在最初八個月，每週參與探訪的義工只有五至十人，有些人來了一次便沒有再出現。然而隨著大家對疫症的了解增加，懂得如何在社交接觸中保護自己，加上天主的助佑，愈來愈多教友，包括來自聖母聖衣堂及其他堂區，甚至有非教友加入探訪的行列。探訪的地區由灣仔，慢慢發展到上環、西環、北角、銅鑼灣、天后、尖沙咀、九龍城、荃灣，甚至元朗。

在聖母聖衣堂派發口罩的包裝上，印有堂區的名稱和電話。Ellis目前主要協助神父接待到訪聖堂的無家者和有困難人士，並聯絡社工或其他專業人士幫助他們。Ellis解釋，貧窮人有很多類型，有些是經濟上的貧窮，但更多是心靈上的貧窮。因此，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聆聽，了解求助者的內心，讓他們感覺到自己並不孤單。

Pauline表示，她們一開始接觸無家者時，不會問對方有甚麼困難，而是讓他們自己道出。這需要投入時間、持續地探訪。當無家者發現她們每個星期都來，慢慢便願意多說一些。曾有街友告訴Pauline，物資不是最重要，反而是平時沒甚麼人跟他們聊天，因此期待義工們星期五來探訪，讓他們有機會跟人說話，與人聊天。Ellis也說，義工探訪無家者時所送贈的物資，只是一份溫馨的見面禮，希望藉著這條鎖匙，打開無家者的心門，讓他們了解到自己並不孤單。如果在陪伴的過程中，對方願意改變自己，重投社會，義工便會尋找合適的渠道幫助他們。若無家者未準備好，義工也不會勉強他們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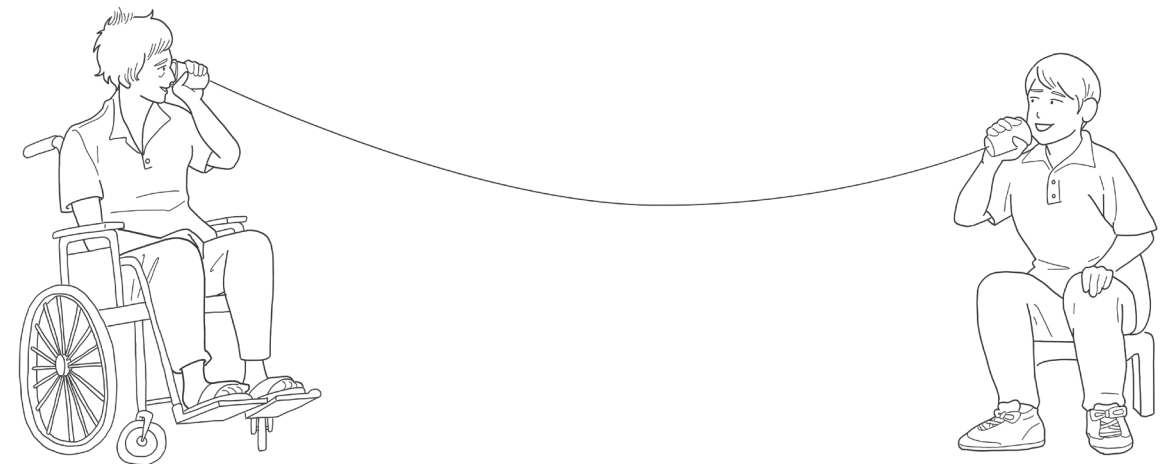
持續四年、每星期無間斷探訪，Pauline坦言也令人頗為疲累，但每次探訪能夠與無家者交談，卻令她感到開心，因為大家的關係就像朋友。Ellis認為，每次探訪都是主耶穌的邀請，讓教友有機會在街上跟其他弟兄姊妹相遇並建立關係。在過程中，他看到彼此是互相關懷，心意相通。他舉例指，有些無家者會婉拒義工送贈的測試劑，表示自己居住在開放而不安全的地方，測



Ellis 和 Pauline 在《麥路人》映後座談會上分享聖母聖衣堂的愛德服務

試劑對他們作用不大，籲義工自己留著用或轉贈其他有需要的人。他們並不會因為自己經濟上的困難而希望獲得更多物資，相反，他們不需要的便不會取用，還會關心探訪他們的兄弟姊妹。Ellis說：「所以不只是我們去探訪他們，我想很多義工也感受到，每次探訪其實都是天主的照顧，天主的邀請，讓我們在過程中，將我們的愛傳出去，同時也體驗到，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不論貧窮富貴，我們也有能力帶給別人安慰。在天主的愛內，大家無分彼此。」

Ellis強調，即使教友一開始對接觸無家者感到擔心或抗拒，也是很正常的，不用因此怪責自己。他鼓勵教友一步一步來，透過祈禱讓聖神帶領，到了適當的時候，自然能夠走出去接觸不同階層的人，在貧窮人身上見到基督。



他山之石！淺談其他國家或地方支援無家者措施



楊健濱（本會幹事）

無家者一直是一個棘手而複雜的社會議題。各國政府在這一領域探索及採取了不同的政策方式，以改善無家者的處境，有些國家或地區比較有效，但因為無家者要在街頭露宿的成因複雜，個人因素如年長、失業、受家暴對待、成癮或精神障礙等，亦有環境因素如戰爭，政局不穩，經濟轉差，或是疫情等總總因素，讓無家者的處境變得更為複雜。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採取全方位的策略，下文嘗試以無家者的友善措施，住屋

政策及其他支援服務三個方面，淺談不同地方的經驗。

無家者的成因複雜，不宜過於簡化。相信不難理解，若一處地方，透過不友善的措施增加無家者的困擾，如驅逐、在橋底建設大量錐型的石屎，在公園的長椅增設扶手等，無家者非但感受不了關心，反而可能加深無家者的孤立感和對社會的不信任。

無家者的友善措施

我們應首先討論社會是否提供了友善的政策和環境來對待無家者。大眾是否有個共識，認同於街頭生活是一項生活選擇？從媒體中了解，有些地方曾施行一些友善措施，如：提供露營用品讓無家者棲息、開放指定「可露宿」公園、提供安

全地方，或一個可以上鎖的大拉鍊袋，供無家者放置私人物品，並聘請保安協助看管等。這些看似簡單的措施，並非鼓勵或助長露宿，而是一個暫緩而友善的方法，至少不會令無家者處境或心態進一步變差。

住屋政策——芬蘭的無家者服務中心

在芬蘭，無家者可以直接向當地的無家者服務中心尋求協助。服務中心的社工會立即安排他們搬進一間獨立公寓，成為這個永久屬於自己的家。儘管這些公寓需要支付租金，但同時可申請政府住屋補助以維持租約，並有其他支援服務，以改善無家者的處境。房屋可加添自己住房的名字，以增加歸屬感，再配合其他針對性服務，如就業、醫療等，以全面地改善他們的處境。1987年芬蘭約有1.8萬名無家者，2021年剩下3,950人，全國目標是2027年達至沒有無家可歸的人。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芬蘭曾經採用「階梯模式」（Staircase Model），無家者需要「過五關斬六將」，做好戒毒、戒酒，處理好心理需要，有穩定職業後，才獲一間公寓，推行了十年，效果一般，特別是部份無家者沒有地址，就無法求職，成為惡性循環。

住屋優先（Housing First）政策建築師凱金恩（Juha Kaakinen）曾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大家都認清舊的制度無用，決定要翻轉它的假設：「你不需要解決你的問題才能擁有一個家。相反的，家應該是個穩固的基礎，幫助你更容易解決人生問題。」

芬蘭有報告指出，比起處理緊急醫療、社會服務、警察、司法介入的成本，提供「適切住房」，每人每年可省回一萬五千歐元。當然，能推行如此德政，都要有其他社會政策配合，如預防上，政府要確保房屋供應量，避免供不應求或樓價上升。芬蘭政府一直都有提供可負擔社會住房的政策，由國家出資。每個新住宅區，尤其是大城市，至少25%必須是平價社宅，讓住房供應保持在合理水平。而補救措施，則是為無家者提供房屋。¹

紐約政府：「先安居」政策

同樣推行住屋優先，紐約作為美國大都會，2020年當地已有超過9萬名無家者。紐約州與紐約市政府早在八十年代，便為男性無家者提供臨時居所，女性無家者在兩年後也納入保障範圍。九十年代開始，紐約政府推動「先安居」政策（Housing First Approach），不僅為無家者提供長期住宿，先滿足食、居等基本需求，還協助他們處理個人問題，例如找工作，控制收入開支等，逐步回歸生活正軌以長遠擺脫困境，避免再露宿街頭。1993年，紐約政府成立專責部門「無家者服務署」（Department of Homeless Services），協助數以萬計的無家者。

根據官網²，該部門現時有2000名工作人員，每年運營預算超過20億美元。網站上開放紐約無家者情況及數據統計的完整年度報告，並實時更新，便於政府及社會了解最新情況。值得一提的是，紐約市在2017年修訂行政法規，為無家者提供精神健康服務（mental health services），並自2017年每年提交無家者心理健康服務報告，對服務使用情況、心理治療種類等進行詳細介紹。在2020年的報告中，曾針對新冠疫情期間的特殊心理狀況進行介紹。³

1：王茜穎（2023年10月10日）。全球第一！「居住優先」納芬蘭國家政策，新社區25%平價宅：有永久的家，更容易解決人生問題，未來城市。<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3263>

2：資料來源：<https://www.nyc.gov/site/dhs/index.page>

3：香港 01（2022年4月11）。香港只歧視不重視 美日台友善政策帶領社會包容。https://www.hk01.com/article/75672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其他服務支援：日本

日本中央政府在2002年制定《支援無家者自立相關特別措施法》，透過提供就業援助以協助無家者達至自立。由中央政府訂立無家者自力更生的基本政策及撥款，及向地方政府實施援助計劃。《支援無家者法》規定中央政府須與地方政府合作，定期進行全國性的無家者調查。獲自立支援系統協助的無家者，會得到為期兩周的緊急住宿安排、加上食物和衣服。期間會接受評估以及提供就業支援，如評估為缺乏自立能力者，會轉介予其他社福設施。有工作能力的亦不能留於居住中心多於6個月，期間亦可獲得生活輔導、健康、心理，房屋及法律諮詢等服務。

就業支援方面，由政府、商會、勞工組織等，組成的就業議會，可為無家者提供就業建議，撰寫簡歷，提供面試技巧等培訓。就業議會與不同公、私營公司合辦職業體驗計劃，提供一個月的短期就業機會，完成後無家者可獲發獎勵，如僱主繼續提供就業機會，公司亦會獲資助。計劃可讓無家者減少工作焦慮的同時，亦可提供僱主機

會聘請合適的員工。而更重要的是支援中心會在無家者離開後一年內，主動提供跟進工作，如家訪、參加分享會，職業或法律諮詢等。⁴

無家者面臨的困境通常是複雜，並非由單一成因造成的。因此，單單採取驅逐或趕回收容中心等強硬手段，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加深無家者的孤立感和對社會的不信任。相反，我們需要以理解和同理心的態度去幫助無家者，通過提供全面性的支援服務，包括住房、就業、醫療等各方面的協助，才能真正地協助他們重建生活，走出困境。

只有從身心社靈各方面著手，以無家者友善的態度去工作，我們才能真正防止問題惡化，讓無家者重建生活的希望。這需要長期的付出和關注，但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達成包容共融的目標。

教會的訓導

教宗方濟各於2016年11月，與無家可歸者共慶慈悲禧年時，在彌撒中表示：「我們今天一談到遭受排斥者，便立刻想到具體的人；他們並非無用之物，而是寶貴的人。天主把人置於受造界的頂峰，可是人卻常常被丟棄，連過眼煙雲的事物都不如。這一種丟棄的惡習是一個嚴重問題。

我們若對身邊受苦弟兄麻木不仁，或對世界的重大問題見怪不怪，只把它們當作已經聽過的電視新聞提要而已，這就使我們擔心了。」教宗以身作則，不時走進羅馬城的無家可歸者群眾當中，梵蒂岡更於2016年開設了一個給男性無家者暫住的收容所，名為「慈悲之恩」（Gift of Mercy）。

4：立法會(2021年8月26日)・選定亞洲地方的無家者支援措施。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essentials-2021/ise25-support-measures-for-the-homeless-in-selected-asian-places.htm>

和平的期望 和諧的契機

孔令瑜（本會幹事）



教宗為巴黎奧運發表信函：運動的“美好歡聚”應不忘弱小者。

圖片來源：<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3-04/pope-francis-message-olympic-games-2024-france.html>

在動盪的國際形勢中，2024年的巴黎奧運會成為各國人民相會的特殊場所。2023年11月，第78屆聯合國大會以「透過體育和奧林匹克理想建設和平的更美好世界」為題發起投票，最終以118票贊成、2票棄權、0票反對，通過奧林匹克休戰決議。奧運會期間的休戰日期，訂於2024年7月20日至9月15日，為期57天，希望藉著體育運動，促進各國之間的對話與和平。

在奧運開幕前，教宗方濟各亦呼籲各界尊重在奧運期間「休戰」的傳統。他在祝福巴黎奧運的同時，也祈禱這場盛會能發揮其特殊的力量。教宗讚頌體育是一種超越國界、語言、種族、民族和宗教的通用語言，有能力團結人們，促進對話和相互接納。如果奧運會能秉持真正的運動競賽精神，即使最敵對的國家，奧運亦可成為各國人民相遇和交流的特殊場所。教宗期盼巴黎奧運會能承載著和平的期望，成為化解衝突、恢復和諧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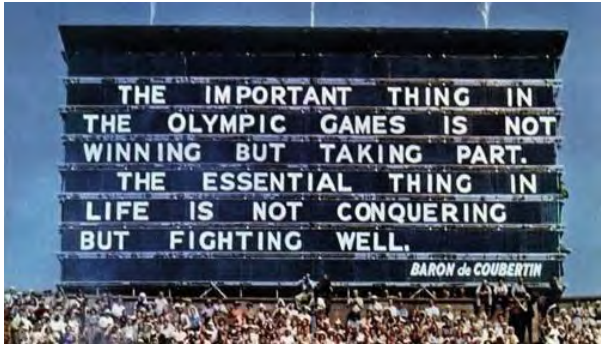
奧運與戰爭

按照古希臘各城邦的做法，在四年一度的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後，均會簽署暫時停止戰爭的協議，讓人民得以前往參賽或觀賽，並成為奧林匹克休戰的起源。翻看過去的歷史，奧

運會和戰爭，又確實有著密切聯繫。過去有幾次奧運是因戰爭而被迫中斷或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6年，奧運會被迫取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0年和1944年奧運會同樣無法如期舉行。

即使在和平時期，奧運會也不能避免受到戰爭的影響。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期間，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潛入奧運村，脅持九名以色列運動員和兩名以色列保安人員作人質，要求以色列當局釋放正在關押的256名巴勒斯坦人。德國警方的救援行動失敗，結果十七人死亡，包括十一名人質、一名德國警察，和五個恐怖分子。雖然奧運會暫停一天，但在世界的關注下，奧運繼續進行。

作為體育界的最高殿堂，奧運會代表著人類追求卓越、和平交流的理想。然而，政治因素和戰爭衝突，一直是奧林匹克運動會面對的大挑戰，奧運會無法完全脫離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干預，不少國家甚至將在奧運會上取得優異成績，特別是獎牌數量，作為國家實力、綜合實力的重要表現。在今年巴黎奧運會期間，中國和美國的政治角力持續，美國對中國泳將使用興奮劑提出質疑，中國則強烈呼籲國際檢測機構（ITA）在奧運期間，加大對美國選手的興奮劑檢查頻率，有人指



圖中為1948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儀式。

男爵Pierre de Coubertin於第四屆奧運會（1908年7月24日）期間，在英國政府舉辦的宴會上發表圖中的說話，這名言後來亦被國際奧委會正式認定為「奧林匹克信條」。中文譯文如下：「在奧運會中最重要的不是勝利，而是參與；就像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不是勝利，而是奮鬥的過程。最關鍵的不是要征服一切，而是要以良好的姿態去戰鬥。」

出，今年巴黎奧運甚至被視為「最政治的奧運」。

歷史上亦有多次重大的杯葛奧運事件，例如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多國的猶太裔運動員杯葛參與，以抗議德國納粹政府的種族歧視措施。但國家層面的杯葛並不成功，全球49個國家與地區派隊伍參與。在1940年原定於東京舉行的奧運會，因戰爭原因而被取消。主辦國日本在奧運舉辦前大肆侵略亞洲國家，各國發起抵制，日本軍政府最終在1938年交出主辦權，奧運至戰後1948年才復辦。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幾十個非洲國家抵制加拿大舉行的奧運，以抗議新西蘭國家橄欖球隊與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比賽。

「最政治的奧運」

冷戰時期，奧運會成為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意識形態角力和表態的戰場。以杯葛，或退出奧運會的方式表達政治立場，已成為各國領導人，利用體育外交達成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

1956年5月，法國和英國，以色列等國，指埃及欲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及透過輸入武器以介入阿爾及利亞的內戰。幾個月後，即1956年10月，匈牙利人民發動革命，以推翻蘇聯的統治。蘇聯隨即出動坦克鎮壓，造成大量平民死傷，革命結束前後，廿萬匈牙利人逃亡國外成為難民，接踵而至的，是大規模逮捕和審判。

當時在戰事中的埃及、以色列、伊拉克和黎

巴嫩，都先後放棄參與1956年11月舉行的墨爾本奧運會，歐洲和東歐國家，如西班牙、荷蘭，波蘭、匈牙利等國，則以抗議蘇聯出兵匈牙利為名，選擇杯葛奧運會。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也因為當時的蘇伊士運河危機，而選擇退出。蘇聯在那次奧運會中贏得大量金牌，並藉此鞏固其在冷戰中的強國地位。

1980年的奧運會，由蘇聯主辦，成為首個共產主義國家舉辦奧運，但運動會舉行前，蘇聯出兵攻打阿富汗，美國隨即發動全球多國杯葛是次奧運，最終加拿大、西德、日本、阿根廷、中國等加入抵制行列。英國、法國、澳洲政府原則上支持杯葛奧運，但把決定權交予獨立的該國奧委會，最終這幾個國家都有參賽。

1984年洛杉磯奧運：蘇聯發動東歐十多個國家抵制美國的奧運會，被視為反制四年前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的措施，結果這次奧運會仍有140個國家與地區參與。¹

制裁和抵制

因應主辦國法國和國際社會的壓力，國際奧委會（IOC）於2023年7月，以發動戰爭為理由，宣佈禁止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參與2024巴黎奧運會，兩國的運動員可以以個人中立身份參賽，但在現場不會出現國旗或響起國歌。針對巴勒斯坦的武裝團體哈瑪斯和以色列的武裝衝突，IOC卻沒有對以色列的運動員採取制裁。

IOC在聲明中指出，運動員不該為政府的行為負責。至於禁止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隊伍出賽等原因，是因為俄羅斯的軍隊在2022冬季奧運期間，持續攻擊烏克蘭領土，破壞了「奧林匹克休戰」的傳統，同時侵犯了奧林匹克憲章。法國巴黎市長伊達爾戈（Anne Hidalgo）於今年3月接受訪問時同樣表示，她反對俄羅斯運動員參加巴黎奧運會及其開幕式，指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是威脅歐洲的獨裁者，但她徹底歡迎以色列運動員，因為以色列是個民主國家。兩個國家都有侵略別國的例證，造成大量無辜人民死傷的個案，數以千萬計的人因此而離流失所，但IOC和主辦國的處理手法，引起不少質疑。有評論認為，IOC一方面要表達其「政治中立」的立場，另一方面又擔心烏克蘭隊退賽，可能會導致滾雪球效應，並對其盟友產生影響，所以在處理俄羅斯隊員參賽做法上作出了調整。在巴黎奧運開幕前，當以色列奧運代表隊入駐選手村時，巴勒斯坦奧委會曾致信要求抵制以色列參加，因為以色列圍困加薩走廊進行轟炸，違反了「奧林匹克休戰」決議。不過IOC主席巴赫（Thomas Bach）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予以拒絕，巴赫表示，他不會捲入「政治事務」！²

為國家而戰

在今年的巴黎奧運會上，烏克蘭隊的表現令人矚目。由於烏克蘭在戰爭中遭受的巨大打擊，多個訓練設施被摧毀，部分運動員亦被迫流散他國接受訓練，此外，大量國家隊成員被徵召參軍，或因戰爭受傷甚至犧牲，所以今年烏克蘭隊只有140名選手參加，這是歷年最低的數字。

首個為烏克蘭奪得獎牌的，是女子擊劍選手哈爾蘭（Olga Kharlan）。比賽期間，她的母親和家人都在現場觀賽，父親則未能離開烏克蘭。她對媒體表示：「這很特別，彷彿沒有極限，對我的國家來說很特別…這是為了烏克蘭人民、為了守軍，為了那些因為遭俄羅斯殺害而來不了這裡的運動員。」另一個烏克蘭跳高選手馬胡捷（Yaroslava Mahuchikh）則奪得兩個金



哈爾蘭（Olga Kharlan）是首個為烏克蘭奪得獎牌的女子擊劍選手

圖片來源：Oleh Dubyna // Shutterstock

牌。她在賽後表示，想將這枚金牌獻給在家鄉因戰爭喪生的近500名運動員和運動教練。「我為國家而戰，讓烏克蘭在國際賽場上發光發亮，證明她仍然存在，是我的使命！」另一位烏克蘭選手吉拉成柯（Iryna Gerashchenko）則在相同賽事取得銅牌。比賽結束後，她們在肩上披著烏克蘭國旗，繞著體育場慢跑。另一位鏈球女將科坎（Mykhaylo Kokhan）也在比賽中取得銅牌。科坎在訪問中表示，贏得獎牌對烏克蘭來說非常重要，「民眾可以替我們歡呼，可以跟我們共同慶祝這一天，而不去想戰爭的事」。

儘管面臨艱難的環境，烏克蘭運動員仍在多個項目中取得優異成績。這些成績背後，代表著烏克蘭人對國家，對和平的期望和渴望。這次奧運之行，不僅是一場體育競賽，更是烏克蘭人向全世界宣示，他們不會被戰爭打敗，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重建家園，實現和平。這種堅韌的精神鼓舞了全世界，亦是烏克蘭人重建家園的精神力量。

自古希臘時期在奧運期間休戰的原因，是想讓運動員和觀眾能夠安全地參加和觀看比賽。現代奧林匹克休戰的目標，是期望透過體育的力量來促進對話、理解和和解。這種傳統在現代社會中，又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呢？這種有限的休戰，縱然是暫時的，但亦有助於為後續的和平對話繼續創造契機，喚起世人對和平的共識和追求。

1：資料來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ports-57181797>

2：Yahoo 新聞：2024年 7月 24日：巴勒斯坦盼抵制以色列參加奧運 IOC主席：不捲入政治事務

堂區環保組訪談：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與聖文德堂

陳嘉琳（本會幹事）

現時全港有六個堂區設有關心環境的工作小組。當中有小組已成立超過十年，亦有小組新近成立，各個小組都跟天主的受造物一樣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特色。筆者跟不同堂區的環保小組成員進行訪談，透過了解各堂區環保小組，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我們與受造界的關係。

這次就先介紹最早成立的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座堂）環保建設組，以及近年成立的聖文德堂綠在文德。

座堂環保建設組： 希望是痛苦掙扎中的吶喊

座堂是最早成立環保組的堂區，環保建設組組長Reina表示小組約於2010年由主任司鐸劉德光神父成立，至今已成立十四年。

Reina近年開始參與環保建設組小組的工作並成為組長，問及她參與小組的原由，她笑言「天主認為我不夠環保」。原本工作忙碌的她在轉工休息期間希望可以花多點時間服侍主，在祈禱之中求主的安排，及後就有人邀請她成為小組的組長。這十多年來，她一邊舉辦小組舉活動，一邊透過不同受造物認識天主的創造。「我很同意在大自然中很治癒，譬如大家可能在平常生活很忙，忙於工作，上班時間很長，若能接觸到大自然就有不同的體驗。我覺得在大自然可以在祈禱或聖言中支取力量，也可以在主的創造中感受，與主聊天，了解祂的創造。」

環保建設組對於如何培育教友意識費盡心思。過去十多年，小組舉辦的活動類型豐富。多年來舉辦寵物祝福，從照顧寵物體現天主交托人類管理大地的責任。即使在疫情期間大家沒法見



主教座堂舉環保建設組

面，也會在線上舉行聚會。為了讓大家多接觸自然和了解天主的創造，小組又有舉辦自然物料玫瑰念珠製作工作坊，利用本地鹽田梓島上的植物作材料，令大家更認識本地植物。「環保通識愈通愈識」問題遊戲則加深教友對《願祢受讚頌》通諭的興趣和認識。座堂亦有特意培養小朋友從小就與受造界建立關係，座堂修女會跟小朋友在堂區的聖經花園，為植物祈禱。

對於小組的寄望，Reina指小組多年來的運作一直順暢，當人手不足時天主又派人來幫忙，小組組員間合作已有默契，著大家對未來要常存希望。小組組員每年都會為自己訂立一個環保小挑戰，大家聚首時會互相分享進度，若遇到瓶頸又會給予鼓勵，不時一起反省，根據自己需要

調整挑戰目標。她以今年受造界時期的標識「希望的初果」作提醒「關於環保的工作，前人辛苦多年但未見成果，或許會失望，但大家仍要常存希望。而我亦希望年青人會愛惜地球，用行動配合，一同反省希望是痛苦掙扎中的吶喊。」

綠在文德： 由環保帶出方濟精神 與大地修和

是次跟綠在文德的訪談有成員楊炎修士、Eva和Chris，他們自從出席過一次教區內有意推廣環境議題的「武林大會」後就萌生了成立小組的念頭。在2023年2月的一個晚上，他們成立了「綠在文德」whatsapp 群組，就此開展了在聖文德堂推廣生態環保的工作。

三位成員都不約而同的表示小組不單只想講環保，而是想連結信仰和環保，希望更多人了解方濟精神。Eva指「人們常問到底信仰是否可以推動環保？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告訴大家，信仰是可以讓我們愛大地的。所以我們舉辦活動除了是讓人參與，也想讓教友知道我們是有一個使命的，天主給我們使命是管理大地。小組現在的角色就如洗者若翰成為前驅，否則永遠沒有人會開始。」聖文德堂主保聖人文德是方濟會士，聖文德堂的工作亦一直貫徹聖方濟各神貧刻苦，關心弱勢，視大自然為兄弟姐妹的理想。Chris認為「信仰與環保密不可分，聖文德堂屬方濟會，方濟會推崇與大地修和，我們要成為大地的主人而不是濫用。天主教強調我們要關心他人才可活出基督的影子。想像如果我們做好垃圾分類，令清潔工工作不那麼辛苦，也是關心清潔工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要以為教友只是祈禱、牧民或福傳，而遺留了這個部分。」他們亦不止於言說，聖文德堂正準備安裝一部水機，讓清潔工或自備水樽的人都可以添一杯涼水。

綠在文德這一年多以來的活動廣受教友歡迎，透過不同活動都了解到堂區教友普遍環保意識高。Eva指教友在觀看電影《寫給我地的家書》後的分享都是深刻的反省，在舉辦活動都會自備餐具及主動做回收工作。楊炎修士更觀察到教友會組成小隊負責輪流帶回收物到附近回收點。三



綠在文德

人感恩這段時間的工作都順順利利。然而當要召集更多人參與小組仍然有困難，可能因為教友對於進一步的承諾卻步，未有幾多人願意參與籌備活動，舉行活動時不時要堂區其他小組幫忙。

談到未來願景，Chris堅定地說「最終目的是希望解散小組，若人人都環保了，那就不需要小組的存在」。楊炎修士就指「我們可以講很多，最終還是要視乎我們做些甚麼。過往可能有所不足，未來希望可以與不同小組和團體合作，加強在各方面的推廣。在國際上也可以與其他面對嚴峻環境問題的國家交流，將他們的處境帶回來堂區分享，看可以如何幫助他們。」現在綠在文德還屬萌芽階段，先要著重培育，向教友傳授環境知識，讓更多人認識方濟與大地修和的精神。



關社禱文



請為無家者祈禱

在香港社會繁華背後，仍有不少人露宿街頭，他們處於社會的最邊緣。求主喚醒基督徒和社會大眾關注無家者的處境，給予他們所需要的協助，共同建立一個合乎人性尊嚴的社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世界和平祈禱

求主結束世界各地的戰爭，安慰那些失去親人的人，使傷者獲得治癒，讓囚犯重返家園，世人能以對話與和平的方式解決紛爭。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青年祈禱

願他們毫無保留地向祢奉獻他們活力的食糧，好讓祢使之倍增；願世界洋溢著青年人與長者相互嶄新擁抱的喜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地球的吶喊祈禱

願我們每個人都能用心傾聽地球的吶喊、環境災害和氣候危機受害者的哀號，為愛護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而身體力行。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長者祈禱

願他們能夠繼續展望未來，並憑藉他們的經驗和祈禱，努力建立一個充滿兄弟情誼的世界。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雅 2:24)

「人成義是由於行為，不僅由於信德。」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香港西灣河耀興道72號聖十字架中心6樓

6/F, Holy Cross Centre, 72 Yiu Hing Road, Sai Wan Ho, Hong Kong

電話 Tel : (852) 2560 3865

傳真 Fax : (852) 2539 8023

電郵 Email : dcihd@catholic.org.hk

網址 Homepage : <https://dcihd.catholic.org.hk/>

臉書專頁 Facebook Page :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Instagram(IG) : DCIHD.HK

全訊 2024年9月 (第五期)

封面及排版設計：無夢工作室

鳴謝：

陳紹銘教授

賀卓軒

Ellis

Pauline

歡迎與親友分享，閱後請回收，以減少浪費

印刷品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